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

服問

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吳氏澄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此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
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公子之生母恐嫌嫡女君故
加皇字以别之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
公子之外兄弟注疏謂是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
儀禮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外祖父母及從母皆
小功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也姑之子
曰外兄弟知非姑子者夫為姑子緦麻妻降夫一等
無服也傳曰服術有所謂從服者其隆殺不同故或

有從輕而重如諸侯之庶子為其母父在則練冠父沒則大功皆輕服也其妻則不論諸侯存沒而為皇姑期是從輕而重矣或有從重而輕如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服也夫從妻而僅服緦麻是從重而輕矣或有從無服而有服如公子厭於君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其妻猶從公子而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矣或有從有服而無服如公子之妻為其父母齊衰是有服也而公子

厭於君降其私親不從妻而服妻之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矣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此言為母黨之服也母出而父再娶則為繼母之黨服以已母之黨恩已絶也如母死祔廟則仍為其母之黨服既為其母之黨服則不更為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也案喪服小記有曰為慈母之父母

無服蓋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此禮之所以別嫌明微而非
聖人莫能制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此言三年練後遭喪之變服也帶謂要經經謂首經故葛帶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以期服遇於後故以前所服為故功衰者三年喪練後之衰其布七升與降

服大功同故曰功衰凡服之帶絰宜因其輕重而服之然或兩服相遇而時既參差又有當各審其所重者如三年之喪既練祭矣而遇有期之喪亦既葬矣此時以要絰言期喪既葬之葛與三年之練葛雖同然必仍帶其練之舊葛帶者以三年為重也以首絰言三年之喪既練則絰除於是而絰期之絰者以期為重也以衰言期喪既葬之衰與三年既練之功衰亦同而必服其功衰者亦以三年為重也至三年既

練期既葬之後或有大功之喪則帶故葛而絰期絰者禮亦如之若遇小功之喪則服輕而無所變於前不以輕累重也案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皆為男子之制孔氏疏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首絰練之故葛絰要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此申上文大功小功變與無變之義也本謂麻之根

也有本者謂大功以上其經帶留麻根為之斷猶去也三年之葛雖不為輕服而變然如遇大功以上之初喪其麻帶皆不絕本者則又得以變三年之練葛蓋麻至有本而重於葛也否則麻非有本即親喪既練之後遇小功以下喪澡麻斷本者皆不為之變但於當免亦以小功以下之經加之既免而去經每當斂殯可經之時必皆為加經既經則脫去之鄭氏注曰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

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此承上而申言麻葛之變與無變也稅亦變易也既練而免絰者非謂練冠之可易凡遇小功以下喪不變三年既練之冠如其當免則首暫絰其緦與小功之絰而要自因其三年之葛帶凡本服輕者雖緦之

麻亦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亦不變大功之葛況以緦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是麻惟有本者得變而稅愈以明矣鄭氏注曰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此又承上而言麻葛偶變之義也殤長中謂本服大功降而為殤者男子為之小功婦人則長殤小功中

殤緦麻筭數也亦有以無本之麻而變三年之葛者

如殤之長中服小功緦乃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

之麻終其小功五月緦三月之數而後還服三年之

葛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由重降輕其禮質畧自初

死服麻以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節故特得變之若

下殤則年益幼服皆緦麻自不得變三年之葛矣案

此為麻葛輕重之權雖偶變而其義仍同於不變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服

此言諸侯之國上為天子之禮也君謂諸侯夫人謂諸侯之夫人外宗謂外親之婦世子謂諸侯之適子諸侯各君其國而於天子則為臣故為服斬衰三年其夫人則服期一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其君期也世子有繼世之道則遠嫌而不為天子服但如畿外之民而已熊氏曰外宗有三卿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

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此言君重正適之義也夫人妻謂夫人為君適妻者大子即世子其妻為適婦諸侯於天子為臣在一國則仍為君而尊無與敵君所自主其喪者惟為夫人妻與大子與適婦而已以三者皆正適故也寀人君於宮閫之地其情易溺故主喪唯適謹私也推此則

必無以妾爲妻以孼奪適之患矣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此言大夫適子所宜服之禮也大夫之適子爲其君與夫人及大子一如士之服士蓋爲國君斬爲小君大子期也案大夫不繼世其子無嫌故大夫之適子與君世子之禮不同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此言臣專為君適母服之禮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君之母為適夫人臣當服期若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與驂乘者隨君之服唯君服緦故亦服緦也案儀禮喪服篇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臣服則未之聞故不與諸賤臣等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此言君為臣服之禮也公即君也錫衰之布以緦布

而加灰湅治之使之滑易弁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上公為其卿大夫成服之後身著錫衰以居而首則皮弁雖以他事出而非至喪所亦如之若當斂殯等事則錫衰而加弁經大夫之相為其服亦然至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則但於往臨其喪身著錫衰或以他事出則否朱子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言居喪無免絰之禮也免如字釋也稅同脫凡往見於人無免絰者雖朝於君亦無免絰者唯入公門有脫去齊衰之時而絰猶不去皆以絰重故也傳曰君子不奪人居喪之情所以君許臣著絰亦不可自奪其居喪之情所以得著絰見君也案注疏齊衰謂不杖齊衰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

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此言喪服相為附比之義也列謂等列相似傳曰刑所以治罪罪雖多要不出乎墨劓剕宫大辟五者之刑服所以哀喪喪雖多要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者以有上附下附之等列重者附於上輕者附於下故五刑五服足以該之也案呂刑曰上下比罪即此所謂列也以列相

比是例所由起矣

閒傳

閒讀如字以喪服之閒輕重各有所宜記者分别而記之故曰閒傳先王制禮於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悉因其自然之哀而為之明其分限所謂親親之殺禮所生者此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此言居喪者容貌之異也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皆苴為之杖則竹為之狀類苴故名苴杖苴色蒼黑故曰惡貌首者標表之義枲色亦蒼黑而淺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容貌貌有容色也容體儀容身體也斬衰之絰杖何以並服苴色以苴色黎黑為慘惡之貌也蓋人子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因服苴以表之所以表其内而見諸外也惟内外相稱故斬衰服苴其

貌之深黑亦若苴齊衰之絰用枲其貌之枯黯亦若枲大功之貌雖不至如苴枲然亦若有所止而不過小功緦麻雖爲容貌如平常焉可也此皆以哀之在心者有重輕故發於容體者然也案五服皆麻之所爲苴爲有子麻枲爲牡麻功乃麻之精而致者緦則其細如絲所謂服麤者爲親服精者爲疏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此言居喪者聲音之異也偯餘聲委曲也斬衰之哭氣絶而不復續則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氣絶而微續則若往而反大功之哭聲不質直而稍文則三折而餘聲委曲小功緦麻雖哀聲從容焉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案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三曲而偯於大功言之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此言居喪者言語之異也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言也不言不先發言也不議不泛論事也斬衰有應辭而無答辭齊衰則有答辭而無敢自言大功則可以發言而不泛論他事小功緦麻可以泛論而但不及於歡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案雜記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雜記又曰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言已事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

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此言居喪者飲食之異也三不食謂日有半也滿手曰溢疏食粗飯也斬衰當未殯以前如不欲生三日之內不食齊衰則二日不食大功則三次不食小功緦麻則再不食若士之喪士是斂既與斂焉則壹不

食故父母之喪必既殯然後食粥朝止於一溢米莫止於一溢米齊衰之喪則疏食水飲而不食菜果大功之喪則不食醯醬小功緦麻則不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吳氏澄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案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此云二日不食是正服齊衰也大記又云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食謂緦

麻再不食謂小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此終言親喪飲食之節也中月間一月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而後則疏食水飲而不食菜果期而小祥乃食菜果又期而大祥乃食醯醬大祥在二十五月又中間一月二十七月而禫禫而得飲醴酒凡始飲

酒者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必先食乾肉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孔疏云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飲食之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此言居喪者居處之異也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倚

木為廬也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也
苄蒲可為席者但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内
也父母之喪居於倚廬所寢則苫所枕則塊身不脫
去經帶齊衰之喪居於堊室所用之苄但翦之使齊
而不加編納大功之喪則寢可用席小功緦麻雖用
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孔氏疏曰亦有斬衰
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
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

父不為衆子次于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吳氏澄曰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為君服父為衆子齊衰不居堊室乃尊者為卑者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此終言親喪居處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而後則柱其廬閉之楣翦其廬旁兩廂屏之草所用之芐但翦之使齊而不加編納期而小祥居於堊室寢可

有席又期而大祥則居復其寢更間一月而禫禫則有牀而居處如故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戸北向用草為屛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著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髙而下可作戸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

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此言居喪者衣服之異也八十縷為一升事煑治也緦麻是熟縷生布若有事其布則為錫衰矣斬衰之縷正服止於三升齊衰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若緦麻降正義服並用十五升去其半先煑治其縷織成而不復洗治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賈氏公彥曰吉

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麤案斬衰義服三升半不言者省文也緦麻用朝服十五升之半止有六百縷服降於小功而布反擬於大功恐是以熟縷為異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

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此終言父母之喪服也受者易粗而細如相承受也三重者葛經視前要之麻經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者經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淺縫曰緆要經葛經也素縞縞冠素紕也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又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綅

斬衰正服三升其冠六升既虞卒哭而後衰則受以成布六升冠又進而七升父在為母疏衰四升其冠七升葬後衰則受以成布七升冠又進而八升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帶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其易之葛帶較前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為三重期而小祥則以卒哭後冠布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而以縓為領緣於是乎有變除矣惟要之葛絰則仍如卒哭後之所易而不即除也蓋男子

除首絰而不除要絰婦人除要絰而不除首絰夫男子何為獨除乎首也婦人何為獨除乎帶也以男子之所重在首婦人之所重在帶故除服者必先其重者易服者則易其輕者再期二十五月既縞冠朝服除要絰而行大祥之祭矣祭畢反素縞麻衣著微凶之服者以除喪未盡故也更閒一月元冠朝服而行禫祭祭畢則纖冠素端黄裳而無所不佩矣鄭注云葛帶三重謂男子也婦人葛絰不葛帶其為帶猶五

分經去一耳賀氏循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縁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必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斬衰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孔疏云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張子曰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緦繐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用者

皆是特為有喪者設所謂成布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耳其功尤麤略者為大功差細者為小功以蜃灰經練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吳氏澄曰去麻服葛謂男子去麻首經服葛首經去麻要帶服葛要帶女子唯去麻首經服葛首經要麻帶如初練後男子首除葛經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經不除素服之重者其受也各以冠布之升數為衰服小功緦麻則

自始至終服是服而除以其本輕而無事乎變易也

易與受不同自本喪之去麻服葛謂之受自遭喪之

變葛服麻謂之易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治即謂之朝

服但朝服緇之不緇即謂之麻衣耳詩云麻衣如雪

是也禫之言淡也謂哀情漸淡也無所不佩則有佩

玉之音如所謂徙月樂者亦其義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

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

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申言易服之禮也包之言兼特之言獨也易服者何為乎易輕者也如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衰之初喪其輕者則包蓋男子輕要易齊衰之麻帶而兼包斬衰之葛帶婦人輕首易齊衰之麻經而兼包斬衰之葛經其重者則特蓋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而不易齊衰之麻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之帶而不易齊衰之麻帶如斬衰既練而遭大功之初喪其

麻葛則重葢男子首空可以服大功之麻絰而要復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可以服大功之麻帶而首復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謂之重麻至大功既葬男子首服大功之葛絰而要則反而服練之故葛帶婦人要服大功之葛帶而首則反而服練之故葛絰謂之重葛又如齊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大功之初喪則麻葛兼服之葢男要亦易大功之麻帶而兼包齊衰之葛帶婦首亦易大功之麻絰而兼

包齊衰之葛絰也鄭注云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孔疏云兼服之者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案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也大功婦人變服亦受葛此故云重葛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申言兼服之義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麻葛所以兼服蓋以其粗細有相同者如斬衰既葬之葛與齊衰初喪之麻同齊衰既葬之葛與大功初喪之麻

同大功既葬之葛與小功初喪之麻同小功既葬之葛與緦初喪之麻同麻同則因兼服之惟兼服之故服重者則易輕者所謂重者特輕者包也鄭注云服重者謂特之也則易輕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彭氏絲曰間傳所言易服皆是重喪遭輕喪之禮如初服齊衰之喪又遭斬衰之喪雖除下齊衰冠服别制斬衰冠服雖遇葬毋

亦服斬衰如遇母虞祔練祥又須著先所除下齊衰冠服俟卒事仍舊著斬衰服凡先遭輕喪後遭重喪者倣此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疏云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鰲圖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二

三年問

此篇設問以明五服之重輕而親喪為重首問所以必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别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此言喪所以必三年之義而見其無可損益也飾章表也羣五服之親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絶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或問人子於親所以必行三年之喪者何義也答曰先王制服自三年

而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重輕而立禮文之隆殺因以表飾人羣辨別親疏貴賤之節各使分明而弗可以損益也故曰此爲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夫喪莫重於斬衰莫久於三年所以然者嘗從病者觀之創鉅而其日久凡以痛甚而其愈遲人子於父母屬毛離裏而一旦割絶其痛有不可名言者故喪必三年稱情而立文正以其為至痛之極也於是有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之禮所以為至痛之飾而弗

可損也然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而畢此時哀痛猶未盡思慕猶未忘而服以是裁斷之者豈不送死者之禮須有已復生者之事須有節恐至以死傷生而弗可益也哉吳氏澄曰此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絰杖則喪事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此言哀之生於愛也翔回鳴號謂鳥蹢躅踟蹰謂獸啁噍小鳥聲凡哀痛之情每由中而不能已試觀生

於天地之間者其為有血氣之屬則必有知既為有知之屬即莫不知愛同類今如是大鳥獸有失喪其羣匹至於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而過其故鄉或見其翔回焉鳴號焉或見其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舍去之又其小者至於燕雀於類之初死猶必羣沸迫急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舍去之物且如此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人為萬物之靈故於其親也則生愛敬至於死而哀痛無窮喪非三年之久而

何以安乎案此條之説所以明倫教孝最為切近而真摯蓋哀生於愛愛根於性極之大孝終身之孺慕亦猶是至情之自致而已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此言先王制服之得中道也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脩飾謂脩其飾羣之道駟之過隙喻疾也壹讀齊同釋猶除也去也哀痛雖人所同然人有賢不肖則情亦有過不及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而言與則彼於親朝死而夕已忘之然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之則是貌爲人而曾鳥獸之不若也夫安能相與羣居而不作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而言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疾如駟馬之過隙何足

以伸其哀痛然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之則是服不以時除而無窮極也故先王於此為之立其中道制有喪服年月之限節一切使之足以成其儀文義理則除去其服矣案節謂二十五月在不肖者當仰而跂若過此則更有所不勝賢者當俯而就若不及此則更有所不滿所謂禮貴得中萬世不易者此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

此言期可除而不除之義也三年既為中制然則何以至期而練也答曰服之正者至親皆以期而斷故變服為宜又問以期斷者何義也答曰蓋至於期天地之氣則已易矣四時之候則已變矣凡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於是更始焉先王以是而法象之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也案鄭氏注期者謂為人後及父在為母孔氏疏則謂但問一期應除之義今

依以為解實則後又就九月以下為問此當是正言期服其親喪降至於期者從可知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此言再期及九月以下制服之義也焉使之焉語辭

陸氏佃曰是也至親既以期斷然則何以又至三年也答曰惟孝子欲加隆厚於親焉爾也是以使倍之而至再期也又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

以下之服何義也答曰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不及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也

案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

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此總言五服而伸明所以三年之義也閒中閒也和以情言壹以禮言達論語作通惟稱情以立文故親喪三年以為服之隆緦小功以為服之殺期與九月以為在隆殺之閒上則取象於天道之有盈虛下則取法於地道之有高下中則取則於人道之有親疏

凡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其理胥於喪服

盡之矣故服備五者而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中尤為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直與天地相終始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親服之所以獨隆者以子之生必三年然後得免於父母之懷抱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達喪無貴賤一也孔氏疏曰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自来者但不知定在何時唐虞以

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吉凶異也案子於親喪寧戚無易質之甚也而以為至文者蓋上古喪期無數逮中古而立中制節以伸仁孝之思使貴賤賢愚皆得緣分以自盡則質也而文莫至焉是故極之三才以見其義之精推之百王以見其用之大驗之古今以見其情之同所以維禮而訓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深衣

深衣燕私之服也古者衣裳殊制以別上下惟此則衣連裳而不殊其被於體也深邃而取義至深故謂之深衣此篇蓋言其制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此總言深衣之制度也深衣有同一制各以所純之異而為名者長衣純素麻衣純布中衣著於祭服之

內者純素朝服純布喪服純緣又不得繼揜尺此深
衣則謂純采者也膺足膺也續猶屬也衽裳旁也裳
之連者皆曰衽此則指裳旁兩幅言之鉤覆縫也邊
旁也謂十二片之旁也下齊也齊一丈四尺四寸要
七尺二寸故玉藻云縫齊倍要互言之則要縫半下
矣古者法服不以燕居而或苟故觀於深衣蓋有制
度焉以應夫規矩繩權衡短毋約而見膺長毋豐而
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開而不屬惟深

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在兩旁者合而縫之使前後相續而不殊是則所謂續衽其十二小片一邉有布幅一邉無布幅必以有邉者與無邉者相合先以無邉者緝之後以有邉者掩其外而再緝之是則所謂鉤邉至斜裁之片三分之一皆在上為要三分之二皆在下為齊上狹而下寛是則所謂要縫半於下齊也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

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或曰朝祭之服其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内深衣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内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朝祭之衣與裳別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深衣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故言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

處其名衽為小要者衣之上屬於袖裳之齊又倍要唯當要處最小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言袼袂與帶之度也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肘臂中曲節也詘折也衣袂當腋之縫為袼袼之高下與衣身齊可以運轉其肘袂之長短屬幅於衣當臂中為節故反摺之而適及於肘至於

繫帶之所下母厭髀骨上母厭脅骨宜當其中無骨之處若帶當骨緩急難為中也孔氏疏曰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長二尺三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

於肘也劉氏曰記稱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此申言應規矩繩權衡之義也十二幅者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也袷交領也繩謂裻衣之背縫也踝足跟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深衣之制通計共十有二幅

所以應十有二月一身而備四時之氣也袂廣二尺二寸漸殺至袪纔一尺二寸而圜所以應規曲袷則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不至直垂而如矩所以應方衣之背縫與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負繩而及踝所以應直裳之下齊前後無所參差而如權衡所以應平也陳氏祥道曰十二月者天之數規而圜者天之體矩應方者地之象直與平者人之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此申言五法之義也政易作正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謂吉服朝祭之服也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

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負繩之直與領之抱方者欲其無斜倚而宅心以正無虧缺而制事以義也故易有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者此之謂也下齊如權衡者欲其存主一定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既施故聖人服之而各有所取規矩則取其方圓之至而無私繩則取其直權衡則取其平是故先王貴之端冕之餘燕則服此而可文介冑之餘燕則服此而可武於文也可以贊禮而為擯相於武也可以運籌而治軍

旅既完固而又弗費是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此言用純之色與數也具父母父母俱存也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衣之緣也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表裏共三寸也惟袷廣二寸深衣以純致飾而其色有辨如具父母而又逮事祖父母則衣純以繢備

五采以為樂也具父母則衣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如孤子當室則衣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至衣之用純凡有三處袖口緣衭緣衣旁及下齊其廣各寸半此又凡用純者之所同也

投壺

投壺亦逸禮也壺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細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

賓之衆寡或不足以備官比耦於燕飲而謀以樂賓因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此言燕禮之後請投壺於賓之詞也中者盛筭之器

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
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
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投壺之禮所以洽賓
主之歡矢將以授賓則主人奉於阼階之上西面中
將以待獲則司射奉於西階之上北面壺將以待投
則使人執於司射之西北面於是主人為自謙之詞
而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答曰子有旨酒
嘉肴某既受其賜矣又重以此樂敢辭主人曰枉矢

哨壺本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復曰某既受其賜矣又重以此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本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於是曰某既固辭不得命敢不敬而從之桒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孔氏疏曰知是大夫士禮者以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其諸侯相燕亦有之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

此言以矢授受之節也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而遥將受矢主人因般曲折還而告賓曰辟使知其不敢當而止賓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而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曲折還而告主人曰辟使知其不敢當而止主人拜也吕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

殺而紓吾敬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此言主人受矢就筵之節也兩楹間者投壺之地筵者投壺之席也主人既拜送矣贊者因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之進就兩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筵筵皆南向鄭氏注曰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此言度壺執筭之節也度猶量也間猶空也司射位在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進而量度置壺於賓主筵之南不問矢之長短俱間以二矢半復反西階上之位設盛筭之中乃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起立所以俟投也孔氏疏曰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

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四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此言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順投矢本入也比頻也釋謂釋筭於中之兩旁正爵謂正禮之爵或以罰或以慶皆正禮也司射請於賓曰投壺重在矢本

必順投乃為入又須賓主更遞而投若頻投則不為

之釋筭及投畢而勝負分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則

於正爵既行之後請為勝者立馬以表之禮以三馬

為成勝者或全得其三或止得二徹取劣偶之一馬

以從二馬而為三則於三馬既立之後又酌酒請慶

於多馬之偶其請於主人亦如之桉鄉射禮三偶先

射賓主乃射投壺不立三耦禮輕故也馬是威武之

用射與投壺皆以習武故謂勝筭為馬方氏慤曰筭

與馬一也方其執之謂之筭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勝敵為義或謂筭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筭則筭非馬也漢人格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此言司射命奏樂章以為節也弦者瑟工也貍首詩篇名今逸閒者樂之節也大師樂官之長司射命工之弦者曰請奏貍首之篇而於前後樂節中閒疏數

當如一大師承命而應曰諾案孔疏知弦是鼓瑟者
約鄉射禮用瑟也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
者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義取燕飲之儀猶鄉射奏
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
此正言投壺與釋筭之儀也拾更也坐跪也投壺之
席南向主居左賓居右司射東面而立左右告以矢

具請更遞而投於是有投入者司射乃跪而釋一筭於地其釋筭之位賓黨則於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則於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也案司射東面則以南為右北為左已投者退各反其位以辟後来者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此言數筭之法也左謂主右謂賓純全也即讀曰全

奇隻也賢猶勝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乃於壺西東面執筭而告曰左右既卒投矣請數筭以明勝負數筭之法二筭合者為純地上取筭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其止有一筭者為奇遂以奇筭告如所餘者雙數則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所餘者单數則曰若干奇若賓主維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明無勝負也蓋投凡三番番各四矢通十二矢但逢雙筭者曰純逢隻筭者曰奇釋筭之法十純則縮而

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横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此言行爵之儀也酌者勝黨之子弟也皆字疑衍文

告筭畢司射因命酌者行罰爵酌者應曰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其不勝而當飲者跪而奉觴曰賜灌勝者亦跪而答曰敬養皆以

明謙也案灌猶飲也周禮曰以灌賓容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此言行慶爵之儀也直當也罰之正爵既行司射因請於賓主而立馬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或三番不能全得三馬則以一馬從二馬助勝者而為樂以行其慶慶禮將行司射乃言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同聲曰諾由是慶之正爵既行司射即請徹去

其馬蓋禮畢而飲無筭矣案鄭注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一馬從二馬既以服人之善又以成人之美也以上為投壺禮之正經筭多少以下為記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此記筭與壺矢之制也籌即矢也扶與膚同鋪四指

曰膚一指案寸膚廣四寸也脩長也設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籌亦四筭也矢之制室中狹則五扶長二尺堂上稍廣則七扶長二尺八寸庭中彌廣則九扶長三尺六寸筭之制長尺二寸壺之制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可容斗五升壺中實以小豆焉為其矢之將躍而出也置壺之所去賓主之席二矢半制矢則用柘若棘以其堅且重毋去其皮取質而已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

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
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
故因指以度籌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

此言二國命弟子之辭也弟子謂賓黨主黨之年弱
者幠亦敖也偝所向不正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

行之罰爵也浮謂罰爵之滿而浮也投壺時賔黨主黨各有童子侍立魯所以令弟子者其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當知有常行之罰爵薛所以令弟子者其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有若是者當浮二國戒令之辭意同而辭小異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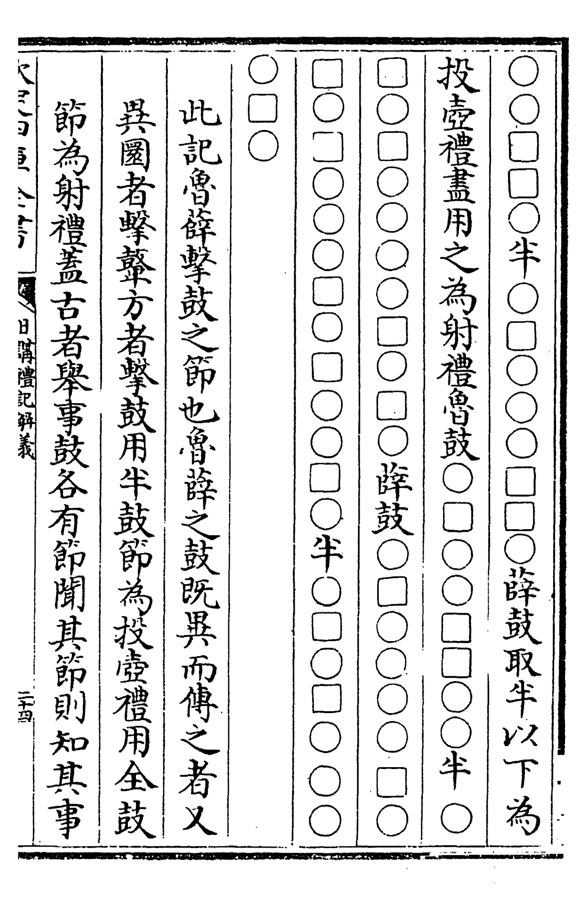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賔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此言凡序立之禮也庭長司正也冠士既冠之士樂

人國子能為樂者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此節注疏在盡用之為射禮之下今從陳澔本諸序立者司射以贊禮庭長以正禮冠士與立者以觀禮皆屬賓黨樂人以樂賓使者以承賓童子以事賓皆屬主黨衆屬賓黨者位在西階下東向屬主黨者位在阼階下西向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半○□○□○○○○○□○□○薛鼓○□○○○○□○□○□○○○□○□○○□○半○□○□○○○○□○

此記魯薛擊鼓之節也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圜者擊鼙方者擊鼓用半鼓節為投壺禮用全鼓節為射禮蓋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

矣圖首一鼓字乃總辭前圖則先圖而因以魯鼓辭鼓識之後圖則先列魯鼓薛鼓而因以圖實之兼列之者鄭氏謂禮哀乖異不知孰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一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二

儒行

儒行是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張子曰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此言儒服之名義也逢掖謂肘掖之所寛大大袂禪衣也宋殷之後章甫殷冠也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之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被服威儀與俗不同其儒者之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於魯所衣者即魯逢掖之衣長居於宋所冠者即宋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宜於博其服也從乎鄉某固不自知其為儒服爾葢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民不徒以服而已孔子欲以學立其本故不以儒服自居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懐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言孔子侍坐而陳脩巳立身之事也物猶事也僕臣之擯相者更僕乆則疲倦使之更代也珍美器也哀公曰敢問儒者之行孔子對曰此即猝遽數之有不能終其事詳悉數之乆留至於更僕而猶未可終

也哀公命設席孔子侍坐而言曰儒有席上之珍務成德以待聘夙夜强學務窮理以待問懷忠與信務存誠以待舉致力於行務實勝以待取其卓然自立有如此者案儒必自貴而後有以貴於物必自治而後可以治乎人此即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之意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之容貌也粥粥卑讓貌儒有以禮自治衣冠得其中動作致其謹大讓以自抗則如慢小讓以致曲則如偽大則有所不敢犯而如威小則有所不敢放而如愧其難於進而易於退也謙恭自下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備豫之行也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儒有居處必齊難其坐起必恭敬言必無妄而先信行必無邪而中正於道塗則不爭險易之利於冬夏則不爭陰陽之和凡所以愛其死者將於天之時而有所待也所以養其身者將於已之道而有所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案鄭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能敬與恕則有以先立乎誠矣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而惟忠信居心即以為寶不祈土地而惟立義於身即以為土地不祈多積而惟積學多文即以為富難於得而實易祿也易於祿而實難畜也非其時有可為而不即見不亦難得乎非其義之所在而不苟合不亦難畜乎

先勞於職業而後受君之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葢内重則外自輕而又不為巳甚之行此儒之所以近於人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之行也淹浸漬也蟲者鳥獸之通稱程猶量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儒有或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而能見利而不虧其義或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而能見死而不更其守勇足以犯難則如鷙蟲之當攫搏有不待程量其勇者材足以任事又如引舉重鼎而不待程量其力已往者不至於可悔未來者不必其豫防過言則改之而不再流言亦聽之

而不極權足制物而不斷挫其威知足應變而不試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剛毅之行也溽濃厚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以力也可近而不可迫以威也可殺而不可辱其志也唯自勝以義而無慾則剛故其居處正而不淫

其飲食質而不溽其有過失止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呂氏大臨曰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自立之行也甲鎧也胄兜鍪也干小楯櫓大楯也自立家語作自守儒有忠信以爲周身之甲胄禮義以爲禦侮之干櫓違則戴仁而行窮則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能更變其所守其自立有如此者
呂氏大臨曰首條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此則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出仕之行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此葢謂宮牆四方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之爲圜此謂四圍

各一堵也篳門以荊竹織爲門圭窬謂穿牆爲穴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編蓬為戶甕牖謂牖圓如甕易衣而出謂不人人有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二日而得一日之食也儒有貧乏而不過止一畝之宫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而居至不堪易衣而後出并日而始食而養至不足曾不肯委曲遷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而必以其道道合而上答之可就則就而不敢以疑道不合而上不

荅可去即去而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葢人有惡貧賤貪富貴之心則進退皆無自主是故上交不諂惟守義之君子能之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憂世之行也楷法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

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與伸同儒有今人而身與之居古人而心與之稽今世行之後世即可以爲楷適不幸而弗逢於世在上弗援以升在下弗推以進其讒諂之民又有比周爲黨而共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則不可奪也雖危其起居而竟信其本志尚且無一日而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案上言不疑不諂而此言憂思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而不悖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寬裕之行也儒有博學而知類不窮篤行而歷久不倦幽居而其守不淫上通而其道不困禮之用和爲貴故內焉有忠信之美外焉有優游之法量閎故慕賢而容衆智圓故毀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案毀方而瓦合如云刓方以爲圜矣學未至

於聖人不如言守節之有繩尺也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舉賢援能之行也稱亦舉也儒有内稱不避私親外舉不避私怨但程量其功積累其事推以爲賢而進達之初不望其所報逮乎君得其志惟有利於國家而不自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案

以人事君臣子之分故昔人舉讐舉子不失爲忠唯其公爾忘私也況儒者以天下爲度乎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任舉同類之行也儒有於其同類聞善言則以相告也見善行則以相示也爵位則推讓而相先也患難則救援而相死也欲與之升則寧久而必相待也欲偕之進則雖遠而必相致也其任舉有如

此者方氏慤曰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獨行之事也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儒有澡其身浴其德不自汙濁正已以立正君之本及陳言於君而猶必自隱伏所謂以嘉謀嘉

猷入告而順之於外者當過之未形則靜而正之黙爲之圖而上弗知也過之已著則麤而翹之明爲之告然又緩而不急爲也行不必臨深相形而後顯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而後成其多世治不以趨利而輕世亂不以避害而沮同乎已者不必與異乎已者不必非而一唯理之是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自立者以對人言之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仕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厲本作礪砥礪磨石也廉隅陛廉側隅稜角分辨處也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規者心之規度爲者身之作爲儒有上不臣於天子下不仕乎諸侯而一以自脩爲重謹慎安靜而待人則尚

乎寛然寛而有制則仍強毅以與人慎静而非苟安則仍博學以知服其學也近文章而其服行也砥礪廉隅雖或分國如錙銖之輕而欲專任之猶以為未可事人治人而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案先儒謂漆雕開已見大意要非有守者不能是故規為過人必以廉隅為要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

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交友之行也儒有與友合志而同乎所向之方營道而同乎所習之術並立而無忌心則見其樂相下而有遜心則見其不厭雖久不相見聞流言而能不信是以其素行而定之也本方而處得其正立義而行得其宜同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察聞流言不信則信之深矣而又曰不同而退所以爲君子之交也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尊仁讓善之行也本謂根本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施施與也儒之行不同要歸於仁焉而已是故居心温良者仁之本也持躬敬慎者仁之地也處事寛裕者仁之作也與人孫接者仁

之能也禮儀有節者仁之貌也言談有中者仁之文也歌以言志樂以合情者仁之和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則盡乎仁之實矣然其心猶且不敢自以為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案仁統四端兼萬善故言儒而必歸於仁其所謂仁之地者猶大傳以履為德之基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

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此總言儒行之可貴也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窮也儒有正志而不隕穫於貧賤行義而不充詘於富貴雖在貧困而能不慁於君王不累於長上不閔於有司以故謂之曰儒而無愧今衆人之自命爲儒也妄而不實由是常以儒爲輕而動相詬

病則固無怪其然矣當是時孔子至舍哀公館之既得聞此言也於言則加信於行則加義且自言曰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葢知儒行之真而因以重孔子者如此案此篇所陳義寡而辭繁殆非所謂有倫有要者學者節而取焉可也

大學

朱子章句

冠義

冠以責成人其禮甚重古者士二十而冠儀禮有士冠禮而此釋其義呂氏大臨曰冠昏鄉射燕聘天下之達禮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

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此言聖王重冠禮以正人道之始也順謂順理凡人之所以爲人者非徒血氣之軀以其有禮義也禮義之所由始則在於正其容體齊其顔色順其辭令至於容體既正而無失足顔色既齊而無失色辭令既順而無失口則威儀不忒而后禮義備由是外以正其君臣内以親其父子和其長幼至於君臣既正而朝廷肅父子既親而閨門定長幼既和而宗族安則

倫理克敦而后禮義立然此非幼者所能故必冠而后一身之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葢服以章德故曰冠者禮之所由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案容體顔色辭令乃德之符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自成童以至於終其身斯可以為成人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此言筮日筮賓之義也古者冠禮筮日以求其吉筮賓以擇其賢皆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乎禮之始重禮則人道立此所以為國本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故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此言冠禮以重成人之義也說並見郊特牲故適子

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三加以漸而彌尊是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字之敬其名而不稱成人之道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此言既冠而見於尊長之義也元冠齊冠元端齊服古者相見必執摯以爲禮士當執雉也鄉先生謂鄉

老而致仕者已冠之後見於母則母拜之見於兄弟則兄弟拜之以其成人而與為禮也於是服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與鄉先生是皆以成人之道見於尊者也案儀禮冠者奠觶取脯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氏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

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此申明冠禮之重也嘉事謂嘉禮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以成人之道待之者非謂服備異於童稚將責以成人之禮焉故也責以成人之禮焉者將責以為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而使備行焉將責此四者之行於人則其禮豈可不重與故必孝於親弟於兄忠於君順於長四者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則有諸己而后可推之以治人也故聖王必重乎禮而禮有由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乃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必重乎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其重事尊其重事而不敢擅其重事不敢擅其重事凡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案孔疏

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諸侯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呂氏大臨曰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昏義

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儀禮有

士昏禮而此釋其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總明昏禮之義也納采者納鴈爲采擇之禮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爲昏姻之證請期請昏期也筵以交神几以安神昏禮者將以合二姓

之好上以事宗廟為祭祀之主下以繼後世爲本支之傳也以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名又次之以納吉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皆男氏遣使者將命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使者於門外逮使者入揖讓而後升於是聽男氏之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乎此昏禮也案孔疏云納采問名二禮一使兼行之唯納徵無雁有幣其餘皆用雁又云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或謂

納采時既告以某之子矣此是問女之名氏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葢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此言親迎之義也奠置也奠鴈有四說程子曰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亦所以攝盛

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也御輪以三周爲節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親迎之禮父必親醮子於寢而命之迎爲男當先於女也子承父命以迎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壻於門外壻執鴈以入揖讓而升堂北面再拜奠鴈葢親受女於其父母也於是降階而出御婦車

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匝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而歸先俟於門外婦至寢門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以示相親而不相離也案陰陽之義不判則不合昏禮合二姓之好故曰敬而親之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

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此申言昏禮所繫之重也鄉謂鄉飲酒禮射謂鄉射禮昏禮必敬愼重正而后親之者以其爲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則正始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端本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則移孝作忠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以責成人本於昏以繼後世

重於喪祭以愼終追遠尊於朝聘以明君臣之義和於鄉射以合賓主之懽此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此言婦見舅姑與舅姑饗婦之禮也質明昏之次日正明也贊相禮者也笲形如筥段脩見曲禮以特豚

饋合升而分載之左胖饋舅右胖饋姑士昏禮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此言厥明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也昏後夙興婦沐浴以俟見於天正明時贊者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所盛之棗栗段脩爲摯以見贊者設醴以禮婦婦因祭脯醢與祭醴所以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爲饋所以明爲婦之順也又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既畢各還燕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著明代

姑之義也案此爲冢婦之禮庶婦則使人醮婦不饋

鄭注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謂舅姑之適寢也儀禮

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盎舅獻婦則婦飲一爵

婦酢舅則舅飲一爵姑酬婦則姑先導飲一觶然後

實觶酬婦婦奠之而不舉所謂正禮成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内和

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此又申言昏禮之重以責成於婦順也室人謂女𡚱女叔諸婦也女𡚱壻之姊女叔壻之妹諸婦娣姒之屬當猶稱也昏禮之重始成婦禮繼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其婦以順之道焉也所謂婦順者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能當於夫由是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則祭服有備以審守委積蓋藏則粢盛有供而可以富其家是故婦順備而后恩明誼美而

內以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得而長久也故聖王必於昏禮而重以責之案夫婦人倫之始爲夫者必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后順於父母爲婦者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二義相備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此言婦順之教有素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與大宗近

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麻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羮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期之三月必使女師教之如此女於祖廟未毁而有服即教于公宫若於祖廟既毁而無服斯教於宗室而其教則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告於所出之祖女乃祭之牲惟用魚羮之以蘋藻所以教之如此其豫者欲其知此而成婦順也案注疏祭之祭其所出之祖

也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張子曰古者
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
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又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
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推之自
天子至卿大夫士禮皆可知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
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女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此由昏義而極言之也鄭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內治婦學之法也或曰御妻當作御女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

之凡爲婦者化之則内和而家以理天子立六官之職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凡爲男者化之則外和而國以治故曰天子所聽者男教后所聽者女順天子所理者陽道后所治者隂德天子所聽者外治后所聽者内治至於教既順而成俗則外内莫不和順而國家咸歸於理治此由天子與后有以統正六官表儀六宫而致然夫是之謂盛德也案九嬪世婦

女御見於周禮而昏義始詳列其數鄭康成解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疏並從而附會之謂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繆說也後世之禮失而矯誣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

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此申言天子與后之爲教本也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資當爲齊惟天子重男教后重女順是故男教若不脩則陽事不得讁必見於天而日爲之食

婦順若不脩則陰事不得謫必見於天而月爲之食此天子與后之責也是故日食則天子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必相須而后成其化者也天子脩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父之道也后脩女順勉天下之爲婦者母之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而天下戴之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

王服斬衰即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即服母之義
也真氏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
相表裏云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二